

# 花开 花落

FEEL  
青 春动感系列小说

凡妮著 \ 新世纪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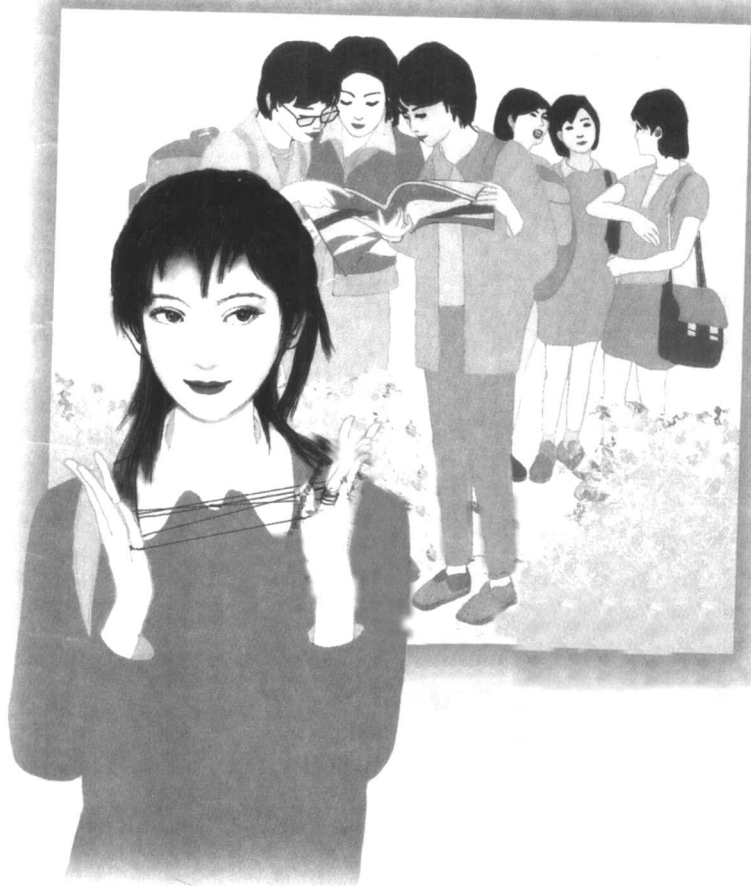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季节  
即使一只鸟儿都不来访  
又有什么关系  
总有阳光、月色和绚丽的鲜花做伴

# 花开 花落



FEEL  
青 春动感系列小说

凡妮著



新世纪出版社

# 花开花落

凡妮著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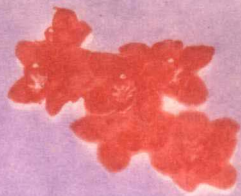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0,000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5-20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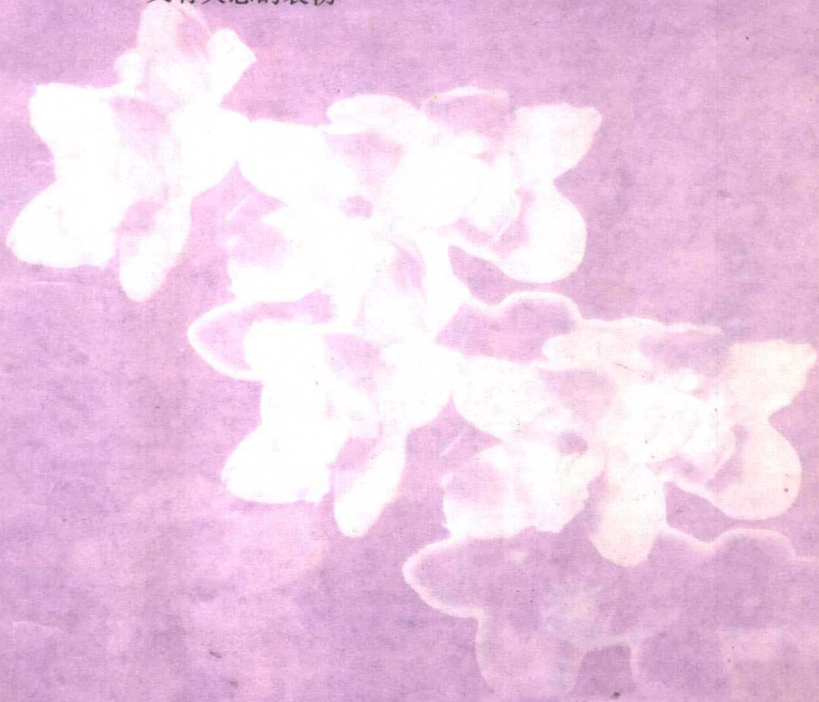
1·252 定价:11.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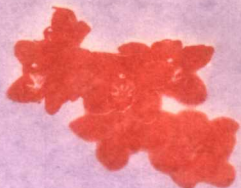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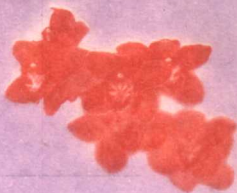
几位攻读研究生的女孩,冰清玉洁,美丽活泼。她们都有许多彩色的梦,她们为完成学业而拼搏,而心中又涌动着青春的激情,在她们多姿多彩的生活中,理想与现实、友谊与爱情相交织,有成功的欢乐,又有失恋的哀伤……





## 目 录

1. 你要的是不是方帽子.....	1
2. 你是一只鸵鸟 .....	15
3. 别把头埋在沙里 .....	27
4. 舞厅里的灯光 .....	37
5. 玫瑰序列 .....	47
6. 从前的故事 .....	61
7. 新年音乐会 .....	73
8. 情人节报道 .....	87
9. 风云变幻 .....	93
10. 分手与爱不爱的问题.....	109
11. 再试一次.....	129
12. 岁月流金.....	141
13. 夭折的旅行.....	153
14. 雪一样的芦苇.....	175
15. 白雪世界.....	185
16. 上 签.....	195
17. 旅 伴.....	209
18. 幸 运.....	221



## 1. 你要的是不是方帽子

范霓捧着一堆书，步履轻盈地步出大课室。这是个漂亮的女孩子，黑色的长发柔柔地披散在肩上，乌发下一双明亮的眸子，闪射着机敏与坚毅的目光。

她一边走，一边浏览着校园的景色，感受着夏日的气息。正值初夏，华大这所美丽的南国学府已是绿草如茵，鲜花竞放。空气中混和着风与树、花与草的味道，清爽中带着芬芳。偶或有小鸟清脆的鸣叫声从浓郁的树丛里飘出，更添了几分情趣。

范霓回到宿舍，室友刘娟一见她就嚷嚷：“快去饭堂，今天有你最爱吃的酿茄子。晚一点可能就没了。”

范霓拿起饭盒，急急往外走，却在门口和钟莉撞了个正着。钟莉捧着一叠书，一迭声地说：“你们猜我买这些书花了多少钱？好便宜呀。图书馆门口又有降价书卖了，两折三折都有，不买白不买。”

范霓站住了：“卖到什么时候？”钟莉眨了眨眼睛说：“就今天，上午到下午。中午不休息。现在已卖出很多了。”

范霓想了想，放下饭盒，从抽屉取出钱包。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酿茄子和午饭，只好放在一边了。

图书馆门口时有降价售书活动，虽然不一定次次都能获得

遗漏之珠，但范霓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挑了又挑。这些书中，总量最多的当然是最热门的英语和计算机类的书籍。但英语书多是些应试指南，如听说训练，阅读测试之类，对于英语已过六级的她并不适用。计算机类的书随着这门学科的日新月异也更迭迅速，降价出售的当然不会是畅销的新版本，多是浅显的“入门”或操作性不强的理论著作等，范霓也觉得没多大意思。

有一些工具书，倒是物美价廉。但是范霓的工具书已经不少，她不想重复投资。

书摊一角堆着一些文学书籍。范霓略略翻了翻，便认定这些书都很一般。

毕竟是书，虽然质量并不超群，但价格却颇让人动心，许多人便掏出钱包，范霓却不。书也像朋友，数量不能代替质量，如果一本书既不能让她学到知识，又不能给她带来愉快，或者在思想上也不比她高明，那她就看不出这本书有什么值得买的理由了。

研究生每月的生活补助并不多，不再向父母要求资助了，如何精打细算地支配这点有限的补助，也便成了一项艺术。虽说书是学生最不能吝惜的一项投资，但正因为如此，在这项支出上就更得讲究每分钱甩出去都物有所值。

买书必买好书。

挑了好半天，没找到一本合意的。范霓有点失望，转身想走，却迎面碰上了胡兴华。

“嗨！”他扬扬两道剑眉。

“嗨！”范霓微笑点头。

见到胡兴华是件愉快的事情。他是比范霓高一级的电子系的研究生，也是早已熟悉的朋友。范霓在大四那年突然决定考研究生，就是胡兴华建议的结果。

## 1. 你要的是不是方帽子

见面自然有一种故友重逢的亲切感。她一脸期待，兴奋的“我特地来买降价书。”

胡兴华看看她：“却空手而回？”范霓点点头。

“这就像沙里淘金，你得耐心。好书一般不会随便降价，但有时也有例外，多了也会有意外斩获。”胡兴华笑着说，“我上次就在这买了霍金的《时间简史》，五折。”

“哇！”范霓很羡慕。

“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哦！”范霓心痒痒的。

“以及一整套奥斯汀。”

“哎呀！”范霓大叫，“我可喜欢奥斯汀了。”

“借给你看吧。她那种很特别的写法，可能你们女孩子比较爱看。”胡兴华爽快地说。

“好啊。”范霓很高兴。

“走吧，吃饭去。”

“咦，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范霓很奇怪。

“是呀，我能掐会算。你今天有四节课，下了课在这找了半天书，顾不上吃饭，没算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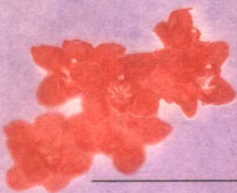
范霓笑着点点头。书虽然没买着，却不致赔了午饭，胡兴华的好意她当然笑纳。

他们往校门口走去。胡兴华又说：“不过我只能请你吃快餐。”

“已经很好了。”范霓熟悉他这种风格。按理胡兴华的家境是比较好的，他的父母都是本校退休教授，得天独厚的胡兴华在华大正是如鱼得水。

但除了他那过人的聪敏，以及比他的同学们高出一筹的学术成绩外，在他身上再显不出一分教授之子





的骄矜。他就和一般的学生一样，住宿舍，吃饭堂，以致范霓常常会忘了他家就在华大。

如果不是有这种平实的基础，恐怕两个人也成不了朋友。

在校门口，每人买了个盒饭，捧回校园。迎面过来一个男生，表情有点复杂地看了他们一眼。

范霓浑然不觉。胡兴华小声说：“你班上的同学？他好像跟你打招呼。”

“哪里？”范霓抬头，看见一个匆匆走过的侧影。是班上的一位男生，却也恰好是见面打招呼会有点尴尬的一位。因为前两天他请她看电影，而她拒绝了。

当然，不去看电影，并不意味着以后碰面连话也不可以说。但生活中的事情常常是有连锁反应的，决定了某个步骤，就得准备接受下一个由不得自己决定的步骤。范霓自忖：自己待人处事已经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但仍然感到力不从心。

刘娟曾经说：“谁叫你人长得好，书也念得好呢？一进实验室你就成了众人瞩目的目标，样样都拿得起，实验做得又快又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找你搭档？女孩子是因为你耐心，你不计较我们的笨拙和失误。男孩子也真的需要你帮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

钟莉更直接：“鲜花惹眼，谁不想摘？何况我们这里就范霓名花无主，目标如此鲜明，人家要热情起来你也难以招架。”

室友的话有对有不对。热情的男孩的确一拨接一拨没少过，只是范霓总能冷静地对待他们。她不觉得有什么难以招架的，她知道他们一定会碰壁，偶尔她也会惋惜，如果他们不来招惹她，也许相处起来会更加自在一点。

比如班里的这个男生，一直是很腼腆的。他不爱说话，工作能力却挺强，做起实验来毫不含糊。范霓本来还有点不明

## 1. 你要的是不是方帽子

白，以他的能力，独立完成实验毫无问题，为什么还要找她搭档呢？这个男孩的用心，终于在某个黄昏，当他红着脸邀请她晚上一起去看某部文艺片时暴露出来。

范霓略略感到惊讶。她一如既往地，委婉而又坚定地摇了摇头。

这个平时略显木讷的男孩子，最后在失望中还说了句：“我次次找你一起做实验你都没拒绝，我以为，我以为……”

范霓不知说什么好，末了说：“你看见过我拒绝与别人一起做实验吗？”

男孩居然认真地想了想，然后说：“没有。”

“我不拒绝与别人一起做实验，并不代表什么呀！”

男孩愣着，范霓也愣着。静默的空气中飘浮着一种尴尬。范霓有一句话咽在肚里没说出来：“我怎么知道你来找我做实验是另有企图的呢？”

推而广之，她心底的话是：我不能自作多情呀。

范霓虽然不肯自作多情，但根据经验，她也懂得回避在先了。帮同学做实验是出于习惯，不但有求必应，而且往往做起来废寝忘食。可是做实验就是单纯的做实验，实验之外的题目不谈也罢，何况这位男生也是有名的惜语如金。这么如此明显的姿态，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现在他的意思倒像是说她答应和他做实验，就等于答应了他的邀约，或至少是鼓励他提出邀约？

责任倒好像在自己这边么？范霓苦笑。她想自己已经够小心了，没有教唆之心，也不能担诱惑之名。只好怪这位傻乎乎的男同学不走运了，还有别的傻乎乎的男孩子也是这样。他们一厢情愿地想把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女孩变成自己的女朋友，没料到范霓却是刀枪不入，只能铩羽而归。

没人知道范霓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但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刘娟说她样样都拿得起，范霓却不知道有一件东西自己是放不下的。放不下，因此不敢轻易拿起。对一个女孩而言，失恋是难以忘怀的伤。一次还可以承受，两次便成了噩梦，哪里还敢再去乱碰？

曾经被刺伤过的范霓，自己也成了一只刺猬，小心翼翼地张着一身的刺，不让爱慕自己的男孩子接近。

当然，胡兴华这样坦坦荡荡的朋友又另当别论。她相信友谊比爱情容易处理得多。

晚上，范霓到了实验室，刘教授也来了。

“再做一次实验。”他简短地下命令。

“好的。”范霓同样简短地回答。她麻利地把试剂配好，操作起来。刘教授在一旁看着不时指示她加进或省略某些步骤。

这不算一个太复杂的实验，但是花的时间比较长。已经做过两次，偏偏刘教授还是觉得效果不很理想。在系里刘教授以要求严格著称，常常为了证实某个数据而要求学生周而复始地不断重复一些实验和计算。他的弟子都视完成他指定的任务为畏途。有一次，钟莉在晚饭时分接到他的通知，晚上去实验室重做一下实验，仅仅因为他对钟莉的实验报告中的一个数字表示怀疑。

钟莉晚上和男友有约会，觉得实在不必为一个小小的数字小题大作。于是她重新推算了一下，不到一分钟就把那个数字修改过来了。第二天上午把报告交上去，谁知下午就被刘教授叫了去。“你这个数字不对。”他说，“表面看起来合理，却和你这个实验得到的其它结果不配对。今天早上我自己把这个实验做了一遍，你看看。”

## 1. 你要的是不是方帽子

钟莉看着教授的实验结果，哑口无言。刘教授喜欢事必躬亲，就连撰写论文也喜欢自己在计算机上完成。这么小的一个实验他也亲自做了一次，钟莉还有什么好说呢？“难怪师兄师姐成天抱怨压力大，这下我算领教了。”钟莉过后在宿舍里埋怨说。

范霓却没有这种压力。一来因为刘教授不是她的导师，她的导师倒是态度很温和的；二来因为她的功课一向很好，老师们都喜欢这个勤奋的学生。当刘教授想找某个学生协助进行一项课题的研究时，他找到了范霓。刘教授的弟子知道了，非但没有嫉妒，反而庆幸范霓帮他们接了这苦差。

这也算是范霓的成功之处，信誉良好，与老师和同学都算相处融洽。

除了时不时会在那些试图叩开她情感闸门的男孩子面前，无意制造出的尴尬。

跟刘教授做事真的不那么容易。刘教授治学的严谨反映到具体的事务中就显得艰涩而枯燥了，也难怪他的学生叫苦连天。像今天，范霓知道，这个晚上又将耗在实验室里了。从实验室的大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到满天闪烁的星光。这是一个清凉的夏夜，呆在实验室好像有点不合时宜，如果不得不呆在这里，便难免心生烦躁。

范霓对此习以为常，她心静如水，安之若素。这样的学生，当然让老师喜欢。

等着仪器预热，刘教授和范霓聊起天来。

“这个实验很关键，所以要特别仔细。前两次剂量可能没掌握好，要是今晚能够成功，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多了。”

“是。”范霓心想，刘教授其实用不着解释，虽然这是周末的晚上，夏夜悠长，凉风阵阵，但她并不介意在实验室度过。



她建议说：“我们可以将几次实验的结果加以对照，这样更能说明问题。”刘教授说：“所以没有不成功的实验。每一次失败都是一个阶梯，让我们离成功更近一步。”

“是这样。”范霓诚心诚意地回答。

刘教授意犹未尽，继续说：“研究，有时确实是比较枯燥的。有时你有一种石破天惊的想法，可是碍于客观条件，你不能付诸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你不断遇到阻碍，于是你就不断修正你的想法。不破不立，研究的乐趣正在于此。”

范霓笑笑，恭恭敬敬地说声“是”。她知道，面前这位五十出头但已霜雪满鬓的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醉心于他的专业，已经是他的研究领域中小有名气的权威。他所付出的代价除了两鬓皆霜外——教授拒绝染发，并称这是“层林尽染”的“自然风光”——还有他姗姗来迟的婚姻。刘教授其实风度极佳，但他很晚才组建起自己的家。

有家也毕竟不一样。大约九点钟的时候，刘教授坐不住了：“我先回去，你明天把报告交给我。”

范霓点点头。

“孩子今天生日。”教授解释了一句。

范霓笑了。刘教授年过半百，惟一的儿子刚上小学，自然宝贝得不得了。科学家也有浓浓的亲情。

刘教授走了。范霓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实验室。静夜中，仪器运转的嘶嘶声和嘀嗒声分外清晰。范霓推开两扇玻璃窗，清爽的夜风扑面而来。

她抬头仰望夜空，深沉的天幕上星星明明灭灭，像遥远的天上街市的灯光。在这个污染日渐严重的大都市，华大的这一小块天空还有星星的舞蹈，实在是奇迹。

## 1. 你要的是不是方帽子

远处传来断断续续、若有若无的歌声，范霓猛然想起，这本是一个周末的夜晚。她探头向外张望，两侧的窗户漆黑一片。这样的夜晚，还有谁像她一样泡在实验室里呢？

加热器仍在发出嘶嘶的响声，时间仍未到。电脑游戏已经玩腻了，现在屏幕上游弋着两条交缠飘舞的彩带。屏幕保护程序忠实而单调，却唤不回主人游走的视线。

范霓倚在窗畔，捕捉着风中飘过的难以分辨的音符。好像是某个吉他手在远处的草坪自弹自唱，这样的风景在华大恐怕也是硕果仅存了。然而物以稀为贵，范霓想起刘娟的男朋友，那个男孩吉他弹得特别棒，而且还会作词作曲。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给刘娟寄来一盘磁带，里头都是他自己写的歌。虽然只有吉他伴奏的自弹自唱略显单调，那份浓情蜜意却让刘娟无法拒绝。留守在家乡的男孩用他的吉他和歌声织成一束红丝线，牢牢拴住飞到南国华大求学的刘娟的心。

还有钟莉，范霓可以想象此刻她正依偎在男友的怀里，吃着她最喜欢的脆皮雪糕。说不定他们正在圆湖边的竹林小径上穿过。钟莉是个快人快语的女孩子，心里有话就藏不住，交了一个男朋友就到处嚷嚷，两个月不到，范霓和刘娟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复述出钟莉约会的路线，节目包括辅助的零食品种了，当然也可以复述出经钟莉用一种文学化的语言加工润色过的爱情故事。

这种故事，像一枝永远新鲜的沾满晨露的玫瑰花，保持着经典的初绽的姿态，植在每个女孩子的心田里，要不然为什么街头报摊的几乎每份杂志都有至少两三个专门吐露这种故事的栏目呢？虽然大同小异，虽然不真实，仍是有那么多的人读，有那么多的人写。就像编织一个五彩的梦，人们介意的只是它的美丽，而不是它的真实。

每当范霓听到或看到这样的故事时，她就退到一边微笑不语。那是别人的故事，没有她的份。她也没有兴趣加入，她太习惯真实，就像不经过实验她怎么也拼凑不出该往实验报告上填的数据。但她也明白，做实验远比拼凑费时费力，真实的面貌常常不如梦里织就的美好。

范霓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把思绪转到别的地方。想起刘教授，范霓有一丝丝的抱歉。她知道刘教授对她寄予很大希望，他却不知道范霓的一丝不苟只是在尽学生的本份而已。她很尊敬教授这样醉心于科学的人，但却不好明白地说，她无意步他后尘。也是物以稀为贵。在热忱已经成了稀有物品的今天，跋涉在学术的不归路上，还乐此不疲的人们，就如工业化污染严重的城市上空仍在挣扎亮相的星星一样，屈指可数。范霓爱仰望华大的星空，却不想陪衬其中。有时听着自己的导师或刘教授眉飞色舞地大谈研究的乐趣，她在恭敬之余也心生歉意。也是，老师要碰上有一个有研究精神的学生不容易，谁料想认认真真的范霓却在辜负他们的栽培，背叛他们的愿望呢？只有范霓自己清楚，她虽然没有忘记到了时间就要关掉加热器，但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她对一室的仪器试剂是多么视若无睹，心不在焉。她情愿倚在窗前聆听夜风中滑过的音符，让思绪像天上的云一样东飘西荡。

这真是一个古怪的问题。范霓答不上来，因为她没有好好地问过自己。事实上，别人读研究生都有一定的原因，只有她是稀里糊涂的。

她还记得，那是大四的一天，失恋给毕业的前景罩上一层

## 1. 你要的是不是方帽子

暗淡的光泽。她恣意沉浸在自己的委屈中，不去思考将来。胡兴华在这时候出现了，他问她：“你打算怎么办？”范霓答不上来。

“我建议你考研究生。”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对思考未来丧失了兴趣的范霓，没有同时丧失应付考试的本能。过五关斩六将，一路顺利无比，直至吃罢毕业酒宴和即将天南地北的同学告别，道过“珍重”，然后开学了。同学真的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在天南地北，而她还是跨进熟悉无比的华大校门，却发现自己已有了一个新身份，而同学也已换成新的面孔。范霓接受了这个事实，就像接受男孩子送的一束花，看着漂亮闻着芳香，早忘了去查究这束花儿从何而来。范霓细想想，倒像是胡兴华一句话决定了她的前途和命运。如果不读研究生会怎样呢？这个问题根本没人问，谁都觉得没有意义。

范霓自己也没想要问，问了恐怕也找不出答案。答案谁知道？总不能去问那一句建议就造就了今日范霓的胡兴华。虽说范霓戏称他是“胡半仙”，然而半仙总不是仙。问这种问题，似乎是庸人自扰。

人们只需要为她骄傲，这就够了，范霓在刚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也莫名其妙地骄傲过。

她全忘了读研究生为的是什么。

她曾经在导师家看过一帧珍贵的历史照片。的确很古老了，三十多年的岁月剥蚀，已使相片底色微微泛黄，边角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小的剥落痕迹，师母细心地用塑料纸护住了。

那是导师的学位相。相片上的导师还是一个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青年，身穿一袭宽袍大袖的学位服，V形的红色领口在



黑白照片上以与衣服不同的深浅度表现出来，头上是一顶端端正正的方帽子，帽子左沿垂下一条穗带，穗带旁边，是年轻的博士含而不露的微笑，笑容中透出几许自信，几许豪迈，几许壮志凌云。

这样的经典照片，看了很难让人不心动。这也许是因为每年的六月，华大那美丽的青青草坪上和红色砖楼也会出现一群又一群穿着黑色学位服的毕业生的原因。这也是华大一景。别人看这样的照片都是一样的，照相人自己却有难以抑制的喜悦。现在连街上的照相馆也开设有这样的服务项目了，照相馆外悬着大幅的戴着黑色方帽子的相片，据说不乏问津者。那顶方帽子真那么吸引人么？也许它就像天使头上的光环，这又是物以稀为贵的明证，凡人有几何能成天使？但是当上天使就很快乐么？顶着沉重的光环游弋在高远的天上，感觉会是超群还是孤独？

哲人说，超群的人才孤独。但是范霓才不上当，因为高处不胜寒，她还是能避则避吧！

那一天在导师家的还有一名已经毕业的师兄。他把导师这张相片夸奖了一番，说：“真威风，比我们照的好多了。”

“你们现在照的也好看，就是衣服不大合身。”师母开玩笑说。

师兄笑了，把照片又细细端详一遍，感慨地说：“不合身也要穿呀。读那么多年书，不就为了穿上这衣服，戴上一顶方帽子，照这么一张相吗？”

“读研究生可不该只是为了这顶方帽子呀。”

导师说：“读书为了做学问，为了做人，方帽子只是一个象征，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师兄点点头，又诙谐地加上一句：“不过，这个象征可有